

谭启富—— 癫痫外科事业发展的一面镜子



缅怀专栏策划：《医师报》
主编：广东省人民医院 秦兵

后辈学习楷模

▲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梁国明

作为神经外科同道，我对谭教授的离去深表悲痛，追思一代名医，其光辉灿烂的一生是我辈学习之楷模。

开拓创新——我国癫痫外科的奠基者。谭教授是我国杰出的神经外科专家，一生致力于推动神经外科的进步。1995年，谭教授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《癫痫外科学》，由此建立了我国规范的癫痫外科手术体系，这是我国癫痫事业的宝贵财富。此外，他的心血更实现了抗癫痫多学科协同合作的可能，换来了我国抗癫痫事业的长足稳固发展。

传道授业——神外年轻医师的领路人。谭教授培养了一大批癫痫外科精英人才，学生遍布全国各地。他常说“我的学生既有来自一线大城市的，也有三线小城市的，医疗资源均衡分布，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，患者才能免去奔波就医之苦。”谭

教授不仅教大家手术技术，更教大家如何做一名好医生。医德医术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受益匪浅，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着一代人。

鼎力相助——三博脑科医院的“老朋友”。同为癫痫外科医生，我很荣幸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能得到谭老的指点和帮

助。最近一次合作，是由谭老主译、我还有其他三位同仁合译的一部癫痫专著——《癫痫外科手术技术》。谭老病重期间依然坚持工作，心疼谭老的同时，也让我更加敬佩老教授的无私忘我精神。三博脑科医院作为中国抗癫痫协会临床实践与培训基地，曾多次得到谭教授的

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，每一个学术会议的亲自教授，每一次学科建设的促膝长谈，都仿如昨日之事。如今，您已仙去，我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，请您放心，三博定不负您所望。

前辈已逝，但精神永存！继承遗志，发展事业，是对谭老最好的祭奠！



谭教授与青年学者在一起

我的癫痫外科启蒙人

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刘晓燕

作为一名小儿神经科和电生理医生，我认识谭启富教授已整整15年了。

2000年夏季，我去新疆讲学。在那里，第一次见到同去讲学的谭教授，并聆听他讲授有关外科手术治疗癫痫的课程，这是我对国内癫痫外科最初的了解。谭教授是我们四医大的学长，当时，我向他请教了一些关于癫痫手术的问题，也诉说了心中的疑惑和不解，有些问题现在想来是非常无知和简单

的，但他会耐心地向我介绍和解释，同时表示癫痫外科需要脑电图和神经内科的参与。这次交流促使我开始关注癫痫外科，并认识到跨越学科的壁垒，多学科协作对癫痫诊断治疗非常重要。其后，我逐渐参与癫痫外科术前评估工作，这与谭教授的相遇相识不无关系。

近十几年来，经常在各种会议上与谭教授相遇，他常向我强调脑电图和神经内科、儿科参与癫痫外

科术前评估的重要性，并多次说到小儿癫痫外科有特点，难度大，应好好研究。更令我感动的是，他多次向我询问和讨论关于小儿癫痫和脑电图的问题，有时还会邀请我参加一些癫痫外科的会议，毫无大专家、大学者的架子。这种心胸宽阔、海纳百川、谦逊好学、成就新人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、影响着我。

回忆多年来与癫痫外科的合作过程，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，也从很多

癫痫外科医生那里学到了新知识、新进展，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，合作得很愉快。

很难过谭教授的离去。他不仅留下了多部癫痫外科的巨著，更培养了一批致力于癫痫外科的青年学者，并以他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影响着后辈的医学人生。我作为一名从事小儿癫痫和神经电生理的医生，愿他老人家所寄寓的癫痫外科事业发展地更好！

德高望重的学者和贤者

▲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癫痫中心 刘智良

我是2002年在广州召开的神外科学术会议上初次见到德高望重的谭教授。他说以前看过我发表的几篇文章，并勉励有加。当时我在第一军医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，受导师徐如祥教授指定，研究方向为癫痫。进入癫痫领域伊始，就受到敬仰已久的老前辈鼓励，不由分外激动。

此后，多次在学术会议会场见到这位慈祥的长者。谭老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，对我提出的疑惑都能耐心细致地答复。2004年，谭教授主编《癫痫外科学》，他向徐如祥教授和我约稿，撰写其中的第11章：癫痫的基础研究动态。完稿后发给谭教授，他在肯定之余，多次打电话与我沟通修改完善事宜。谭老对插图的细微瑕疵都能发现并提出改进，他对学问的严谨细致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2010年，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成立。他曾在北京开会期间特地前来参观癫痫中心和脑科手术室，勉励我充分利用先进设备提高癫痫外科手术质量。这些年我们在功能

区癫痫外科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较好结果，显然与谭教授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。

2014年8月在新加坡参加国际癫痫会议见到谭教授。他告诉我已主译并出版了《癫痫疑难病案精粹》。我顺口说“谭教授您就赐我一本吧。”谭教授欣然答应。半个月后，我真的收到了邮局寄来的这本书，邮包封皮上的字迹正是谭教授的亲笔。谭教授信守一诺，百忙之余到邮局为我一个小辈寄书。当时，我非常感动地遂将邮包封皮保存作为永久留念，更后悔给年逾古稀的谭老增添了额外麻烦。如今，谭教授驾鹤仙去，我将这个邮包封皮找出来，睹之顿刻竟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再也见不到谭教授啦！还有很多的话再也没机会向这位慈祥的长者诉说和请教啦！

我们所怀念的谭教授，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贤。谭教授为我国抗癫痫事业奋斗了一生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与精神财富。这些会超越时代，泽被后世，并深深地影响和教育我们。谭教授，我们永远怀念您。

（南京军区总医院王汉东、中国抗癫痫协会段力、解放军第174医院姚一对此专题亦有贡献，在此一并致谢。）

